

汉口长堤街的徐红梅懒散地歪坐在他们家大门口的一只竹躺椅上。上午九点半的阳光正在一点一点地把她从昨夜的睡眠中彻底唤醒。徐红梅的手想握成拳头但怎么也使不上劲，她只好就这么懒散地歪坐着，两腿松垮地左右撇开，无神的眼睛盯在地上，漠然地看着形形色色的脚从她面前杂乱地经过，这算怎么回事啊——徐红梅义愤填膺地想——长堤街又不是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这些脚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过去的长堤街哪里有这么多不三不四的脚呢？过去的长堤街，夏夜乘凉的人们可以在自家门口一直睡到第二天吃午饭。过去的长堤街，基本都是正宗的城市人，大家都是街坊邻居，大家逛商场只逛江汉路六渡桥，友好商场一般是不去的。友好商场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商场，解放以后的新商场，把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和胭脂香水绫罗绸缎混在一个店子里卖，这算什么？

所以长堤街的人只逛江汉路六渡桥。大家习惯把江汉路六渡桥的绸布商店叫做“悦新昌”，把妇女用品商店叫做“鸿新”，把新华食品店叫做“汪玉霞”。他们吃广月吃叉烧肉一定要买冠生园的，吃酥糖吃芝麻绿豆糕一定要买汪玉霞的。现在倒有意思，不知打哪儿来的乡下人一个个穿西服打领带，站在街边，用夹生普通话打手提电话；乡下女孩子也不好好在家乡的田野里拾麦穗，跑到城市来打工，穿一些恨不能把奶子都要弹出去的紧身T恤和超短裙招摇过市；而长堤街的徐红梅，正是年富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时候，却早早退了休，一觉睡到了上午九点半——现在怎么是这样的呢？

太阳有一点晃眼睛了。徐红梅的手脚慢慢可以动弹起来。她摸到了躺椅上的一只小单放机，摁了开关。这只单放机是在汉正街买的水货，价钱很便宜，杂音很多，但歌声还是可以听得到的。听得到歌声就行。徐红梅不是学习唱歌，是用歌声来配合跳舞，锻炼身体的那种舞蹈，所以杂音一点不碍事。根据歌曲的旋律，徐红梅开始活动身体。她的颈椎疼，腰椎间盘突出，小腿的静脉曲张得像春天的蚯蚓，这都

是二十多年来在工厂做工落下的毛病。据说治这样的毛病跳舞比去医院有效果。徐红梅就开始尝试着跳舞。

最近流行的歌曲是《春天的故事》。其中有一句歌词老长，很适合做一套颈椎和腰椎的连贯扭动动作。徐红梅很喜欢这一句，便让儿子替她在磁带上剪贴了一下。这样，徐红梅就可以反复地使用那一句歌词。徐红梅穿着一套大约十一二年前她自己缝制的圆领衫和便裤，眼睛浮肿，嘴角拖着一溜干枯发亮的涎迹，肮脏的拖鞋里露出油彩斑驳的脚趾头，站在自家的大门口，笨拙地跳着那种妇女们锻炼身体的街头舞蹈，她的单放机里反复唱着只有一句歌词的歌曲：“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今夏的武汉，年轻姑娘们流行把脚趾甲涂红，穿一双高高的坡跟彩色塑料凉鞋。徐红梅也及时地赶上了这个时髦，只是她在夜市买的号称价廉物美的指甲油涂上去的同时就开始剥落。剥落吧它又并不完全剥落，东鳞西爪的；剩下的鳞爪还异常地牢固，拿刀都刮不干净。这也是使徐红梅深感气愤的社会现象之一。她不知道拿她油彩斑驳的脚趾甲怎么办。她又没有了工作单位，无法与同事们交流。她当然是决不会去向那个所谓的徐灵讨教的。徐灵的脚趾甲总是保持着光滑滋润，流光溢彩的状态，这一点实在让徐红梅心里堵得慌：所谓徐灵就是徐想姑啊，一个乡下姑娘啊，她凭什么啊！

2

徐灵故意地把自己修饰得流光溢彩的脚跷了起来，对着大街得意地晃动。徐灵主要就是晃给徐红梅看的。徐灵的美发店门口放了一只白色沙滩椅，徐灵就坐在她自己的美发店门口抽烟。徐灵已经忙过了大清早美发的高峰时间，现在是她休息的时候了。徐灵有八个徒弟。徐灵的八个徒弟全天候地工作包括随时伺候她。尽管徐灵的店子不再叫做剃头铺，也不再叫做理发店，而叫做美容美发廊，但是带徒弟的规矩还是老祖宗的那一套：学徒三年，管吃管住不给工钱外带端茶烧饭地伺候师傅。徐灵是师傅兼老板。她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这一切。她每天都穿得像出客一般新鲜和时髦，头发做着漂亮的发型，手脚的指甲，眼睛的睫毛，嘴唇的唇线，腋窝的汗毛，但凡细节，她都料理得十分精细。

徐灵对细节异常注重和讲究，注重和讲究到了沉迷的地步。徐灵就是因为沉迷于细节使她声名远扬，使顾客趋之若鹜。她一旦动手理发，就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整个地投入，一双手舞动得跟绣花一样，一丝一毫都不肯含糊。她专注得甚至连与人说话的工夫都没有。专注时的徐灵，眼睛也是不看人的，她与顾客咫尺相对，但她就是看不见顾客，眼睛远游到只有头发呀造型呀等空间里去了。徐灵还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如果从她的手底下出来的人不是完美得像刚出炉的面包，她是不会罢手的，徐灵是一个艺术家。是天才的唯美的艺不惊人死不休的美发师。所以徐灵就和所有天才的艺术家一样，恃才傲物，一般看不上眼的顾客她绝不亲自动手。平日里她也只是在一早一晚接待几个固定的老顾客，这几个老顾客基本都是要做高技巧发型和全套服务的。全套服务就是从洗剪烫到焗油到做发型做面膜加上按摩，付费十分昂贵。但是现在有些人就是喜欢昂贵。昂贵可以使人获得自己很有身份和价值的感觉。

起初徐灵来到长堤街发廊，大家一见她这种姜太公钓鱼的清高姿态，又见她随意使唤徒弟的做派，都以为这个女人是一个毛病人，她的发廊一定是开不长的。现在做生意，首要的就是要会哄顾客，要笑脸相迎，要十分地巴结。殊不知一般规律是针对一般人的，有的人天生就卓尔不群。一晃几年过去，徐灵的生意不但没有垮掉，反而日渐地兴隆，徒弟从三五个增加到了八个，近来又买过了隔壁的一家文具店，把发廊扩大了，装修一新，到处是明亮的镜子，窗子上垂挂着雪白的空花纱帘和风铃，风铃不时地叮当叮当，把发廊浓郁的香气送出老远老远。连歌星和电视剧演员都闻香来找徐灵，她的生意能够不好？

不过徐灵的生意也好不到哪里去，小康乃至小康偏上是没有问题的，发大财也是不大可能的。这当然也是她的性格特点使然。卓尔不群，落落寡合，迷恋技艺，眼梢子瞅人，大多数人就不会买你的账。众人拾柴火焰高，脱离群众，你能够火到哪里去？徐灵知不知道这一点呢？徐灵知道，她心里明镜似的。徐灵十三岁就出来

了，十六岁就出师了。她跟着师傅闯荡江湖走过了数不清的地方，二十岁就自立门户。徐灵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都疯狂挣钱，她把挣的钱炒股票，投资房地产，赚赚赔赔，最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徐灵明白了钱是赚不完的，货币是流通的，为赚钱而赚钱没有什么意思。

徐灵酷爱她的手艺。徐灵酷爱美发店的香气。徐灵酷爱把一个蓬头垢面的人造成一个漂亮清爽的人。所以徐灵来到武汉。武汉离她的家乡广济比较近，回家非常方便。从广济带徒弟来也非常容易。徐灵只带广济籍贯的徒弟。徐灵深信广济人是天生的理发师，别的人则不灵。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湖北在近一百年里走遍了天下的人是天门挑牙虫的，洪湖唱三棒鼓的和广济剃头的。与她的师傅一样，徐灵这辈子肯定也只是收授广济的徒弟。徐灵年近三十了，她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她想发现和培养接班人了。她想轻松一点了。她想物色一个城市的好男人成一个家了。这一切都比仅仅是挣钱要重要得多。

徐灵并不认为自己在城市做发廊妨碍了他人。但是徐红梅对徐灵深恶痛绝的样子好像徐灵极大地妨碍了她。徐红梅不仅自己绝对不上徐灵的发廊理发，还不让她的丈夫和儿子上，还鼓动邻居街坊冷落徐灵的发廊，恶毒他说她的发廊是“鸡”窝，说徐灵是“鸡”。徐灵不是“鸡”，她的发廊也不是“鸡”窝，几年生意做下来，大家谁都了解这一点。徐灵是一个有主见的姑娘，她不想做违法生意，一点都不想，黑道太麻烦太危险太肮脏了。可是徐红梅还是到处说徐灵是“鸡”，说她的发廊是“鸡”窝。徐灵记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徐红梅，她们甚至从来没有搭过腔。可是徐红梅就是顽固地认定徐灵和她的发廊是“鸡”和“鸡”窝。而且徐红梅在人前背后始终坚持称呼徐灵的乡下名字徐想姑，难道徐灵不愿意叫徐想姑也不成吗？终于徐灵被惹恼了。徐灵在她的发廊关紧了大门之后一拳头捶破了一只玻璃茶几，她对手下的人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徐红梅她妈的个老X！”就是这样，徐灵和徐红梅较上劲了。徐灵整日坐在她的发廊门口，把徐红梅一家三口的情况尽收眼底。闻国家是徐红梅的丈夫。闻国家与徐红梅这对夫妻正是俗语所说的“好汉无好妻”的典型写照。闻国家方脸阔耳，虎背熊腰，见人总是一脸笑。徐灵的第一个感觉和后来日渐强烈的感觉就是：徐红梅这么一个刻薄的邋遢的女人，哪里配得上闻国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长堤街的徐红梅就是这样生活着：夜晚的一觉一直睡到上午九点半，就地摁开单放机，跳跳健身舞蹈，然后坐在自家大门口，望着大街上形形色色、匆匆忙忙的脚步心潮起伏，尤其激起她愤世嫉俗情绪的是大街对面的徐想姑晃动她二郎腿的得意与放肆。在上午这一段重要的时间里，徐红梅虽然人比较邈邈，眼睛发直，可她身体里面的一切都在激烈地跳动：心，脑子，血液，穴道等等。总之徐红梅感觉到这个时候她非同寻常，许多平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想法纷纷地冒了出来，如果不是她竭力克制，想法们一定会从她嘴巴里脱口而出。这种情形使徐红梅联想到了她对诗的理解。

早在她读中学的时候她曾经喜欢过讲解诗歌的语文课，“喷怒出诗人”这句名言给了她非常深刻的印象。想不到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尘封，如今这句名言蓦地触动了她的心。徐红梅初次体会到了名言的英明和伟大，因为徐红梅在这心潮起伏、愤世嫉俗的时刻里，她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她渴望仰天长啸，或者胡乱地嚷嚷一些长短不一的语句，这肯定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的感觉了。徐红梅遗憾的是她不是诗人和作家。尤其关键的是过去她从来没有重视过诗人和作家，她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她认识到这些人的重要性。可没有想到的是重要性突然地就来了。徐红梅恍然大悟：原来生活绝不仅仅是吃了睡睡了吃。觉悟来得大概晚了一些。徐红梅问自己，她现在去写诗是不是好比五十岁学木匠八十岁学吹鼓手呢？但徐红梅越是克制自己，写诗的欲望就越是强烈。管他妈的，写吧！徐红梅每天都要冲动一番。最终导致徐红梅没有动笔，而是继续日复一日坐在自家大门口心潮起伏的唯一原因，那就是徐红梅没有找到她的钢笔。在徐红梅的印象中，她年轻时候用过的钢笔好像长期呆在某只抽屉的角落里，当她满有把握地去拿，结果哪只抽屉里也没有。找一样你以为在某处的东西而它不在某处，这很容易挑起人为了维护自己记忆力的体面而产生的好胜心，很容易一个劲地寻找下去，一直弄得自己恼羞成怒。

徐红梅一旦骂骂咧咧地翻箱倒柜，就把诗啊文的全扔在了脑后直至次日的上午。

一般的上午，徐红梅都是以心潮起伏愤世嫉俗而导致诗兴大发开始，以在布满灰尘的抽屉角落搜寻钢笔而告终。

在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徐红梅必须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来做饭。他们正在念高中二年级的儿子要回家吃午饭。儿子要吃午饭这件事情就不用多说，这件事情绝对地至高无上。儿子的吃饭问题是他们家的希望工程。是直接和儿子将来能否考上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要高考，先补脑。这些狗屁广告我们以为我们在嘲笑它，其实它已经从我们的嘲笑中钻进了我们的生活。徐红梅的丈夫闻国家说了：徐红梅你退休没有关系，你退休让我们儿子吃上了好饭，值得！徐红梅想：当然值得，一个大城市的英俊少年——他是她的儿子。徐红梅很骄傲。徐想姑再会剃头，再装成城市人又有什么用？将来她的孩子就是上不了武汉市户口。她是乡下人，她的孩子也是乡下人。他们根本还是乡下人。所以徐想姑的得意与放肆是没有用的。别说生育孩子了，就是在城市里找一个城市丈夫都是没有门的，没有哪一个正常的城市男人愿意自己将来的孩子是农村人。徐想姑再年轻再漂亮又有什么用？所以，儿子是徐红梅的现在，此刻，后方，退路，未来和一切。所以，徐红梅一到时间就会放弃一切私心杂念去买菜做饭。然后就倚在大门口等待着儿子。她的儿子骑着一辆山地车像小豹子一样窜到家门口，徐红梅就会充满母爱地夸张地咋呼起来：“你这臭小子，把车骑得跟飞一样，不怕吓死你妈呀！饿了吧饿了吧，啊？”一般徐红梅的儿子是不会吭声的，男孩子只管扎着头往家里去。有时候也极不耐烦地小声吼上一句：“嚷什么嚷啊！”不过徐红梅是不理会儿子的。徐红梅喜欢这样的感觉。只可惜徐红梅冲动和积蓄了一上午的诗兴和诗句就像浪花扑打在石头上，只有破碎与飞溅了。

下午的时间徐红梅睡午觉。一觉就睡到了做晚饭的前夕。徐红梅的邻居有许多人约她去打麻将，徐红梅均婉言谢绝了。其实徐红梅不打麻将的真实原因第一是害怕输钱，第二是感觉掉价。徐红梅认为自己至少还不属于社会上那种闲得只有靠打麻将混点的人。

徐红梅年轻的时候是厂里的共青团委员，后来又是厂里的工会干部，曾经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打麻将的害处，也曾经配合派出所到处地抓过赌。徐红梅对与她关系

比较密切的女邻居孙淑影说了心里话。她说：“你替我想一想吧，如果现在我就这么轻易地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了，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孙淑影是麻将迷，听了徐红梅的话很生气，又碍于情面不好说什么，把脸子默了半天，才说：“唉，徐红梅呀，我真是替你委屈，怎么就没有机会让你做个什么真正的官呢？要真是做了，现在脸皮也就厚了，打个牌算什么呢？”徐红梅的一肚子委屈也被勾了起来，她执了孙淑影的手，衷心地感叹道：“就是啊。”叹完想想，又仿佛觉得孙淑影的活并不很真诚。待徐红梅正要进一步地琢磨的时候，孙淑影早就抽出自己的手走掉了。

4

城市老平房里头漫长而晦暗的下午很适宜睡觉。徐红梅披星戴月跑月票跑了二十三年，欠下了不少的瞌睡，倒也一躺就睡着。徐红梅中年发福，睡觉好打个不大不小的鼾，她的鼾声充分证明了她是一个战胜不了孙淑影的憨厚女人。就看她是不是真的能够动笔写诗了，人把脸不要，百事可为。说不定徐红梅在写诗方面大器晚成，一鸣惊人呢，这种先例世界上也不是没有过。

终于有一天，徐红梅吃了午饭以后没有瞌睡了。她的觉睡够了。徐红梅在床上躺了半天，发现自己一点睡意没有。她吓了一跳，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徐红梅终于慢吞吞地爬了起来，去找出门穿的衣服。不知为什么徐红梅一点都没有想到可以利用下午漫长的时间寻找她的钢笔。而是非常地想去逛街。徐红梅掰着指头划算了一番，发现自己虽说是正宗的武汉市人，其实还有很多街道没有逛过，很多商场没有去过，很多新鲜名堂没有见过，很多东西没有吃过。既然徐想姑一个乡巴佬，都搞得像见多识广的俏皮模样，既然人们都说现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机会多如牛毛，徐红梅想，那我倒要去看看。

徐灵把自己精心打扮得跟画出来的人儿一样，坐在她的发廊门口，跷了二郎腿，欣赏大街上的风景同时也向大街坦率地展览自己。徐灵悠闲地，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烟，香烟是她的装饰品，装饰她的手指，嘴唇和态度。她还同时不停地晃动着她的

脚。她的脚趾头涂成紫红色，光滑滋润，流光溢彩，脚上套着一双翠绿镶金边的高跟拖鞋。大街上过往的人中不时地有人瞟她的脚，然后再瞟她的人。徐灵相信自己人也是不错的。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是不需要语言的，见多识广的徐灵心里什么都明白。徐灵泰然自若地吸烟，用红红的嘴唇将轻烟缓缓地吹向大街，她的神态里有几分卖弄，有几分讥诮，有几分满足也有几分渴望。她就是这么每天地面对世界，等待和寻找着她想要的机会。

有一件在街坊邻里之间经常发生的事情终于在闻国家和徐灵之间发生了。闻国家的自行车在徐灵的发廊门口掉了链条。闻国家无奈地从自行车上下来，抱着胳膊时，左右观察自行车。坐在发廊门口的徐灵高兴地说：“链条掉了。”

闻国家点了点头，抱怨说：“是的，链条掉了。骑了不到三个月的新车，链条掉了六十次。你说现在这质量叫什么质量？”

徐灵说：“六十次？夸张吧？”

闻国家说：“我夸张干什么？又没有谁发我奖金。”

徐灵生动地笑了起来，说：“哟，做了几年的邻居，还没有发现闻先生这么幽默。”

闻国家忽然意识到他与徐灵搭腔了。闻国家赶紧闭上了嘴，去捣弄他的车。徐灵也意识到闻国家不想与她说话了。闻国家怕人看见传到徐红梅的耳朵里。但是闻国家毕竟一不当心就搭了她的腔，这就证明闻国家还是愿意与她说话的。徐灵在一旁看着闻国家修车，飞快转动脑筋想与闻国家接近。

徐灵说：“都坏了六十次了，可能是水货吧？”

闻国家只是朝徐灵歪了歪头表示同意。

过了一会儿，徐灵又说：“闻先生，你要是有急事就先用我的车好不好？”

闻国家干净利索地说：“谢谢。不用。”

又过了一会儿，徐灵走了过来，送上起子、尖嘴钳子和扳手。说：“闻先生，看看用得上用不上。”

闻国家说：“劳驾，你能不能不叫我先生？我先生一个什么？”

徐灵立刻说：“好哇，那叫什么？”

闻国家说：“老闻。”

徐灵说：“那就老闻吧。不过你一点都不老，真的。”

到了这种时候，一个正常人再也不能把脸绷下去了。闻国家露出温和的笑容，说：“谢谢你。”闻国家说完不由自主地拿眼睛瞥了瞥自己家那边，那边没有什么人。徐灵不禁发出咯咯的笑声。闻国家敏感地问：“你笑什么？”

徐灵说：“你说我笑什么呢？”

闻国家没有再往下接话。这时候自行车的链条也装上去了。闻国家还了徐灵的修理工具，又道了一声礼节上的谢，骑上自行车去了。

徐红梅在逛江汉路。几十年来不为购买而上街闲逛，这是第一次。从前哪里有时间呢？第一次徐红梅还是习惯到自己熟悉的街道。这条街道依然存在着，只是内

容变得完全出乎徐红梅的意料。有了许多的稀奇古怪的服装专卖店和洋式快餐厅。徐红梅并不胆怯。她根本就是正宗的武汉市人，凭什么胆怯？徐红梅将这些店子都一一地跨了进去，浏览了一下。里头舒服是比较舒服，服务态度也不错，就是价格太昂贵了。徐红梅什么也没有买。什么都不买好像并不妨碍什么都可以试穿一下，徐红梅欣喜地发现了这一点。

一旦有所发现，徐红梅立刻就去实践。徐红梅在许多家服装专卖店试穿了许多

的服装。

由于她存心不想买，所以觉得所有的服装都不如她自己的一身衣服好看。徐红梅出门是精心打扮了一番的。她穿的是长及脚踝的花连衣裙，海绵胸罩使她的胸脯挺而硬，与商店的模特儿一个样子。她的脖子上戴了项链，手指上戴了戒指，手腕上有手表和从汉阳归元寺买的玉镯子。她的头发上别了大花发卡，脸上擦了胭脂，嘴唇上涂了口红，脚上穿着刚买不久的高高的坡跟彩色塑料凉鞋，鞋面的一朵大菊花正好能够掩饰油彩斑驳的脚趾甲。——徐红梅就是这个样子上的街。她出门之前反复照了镜子，她自己还是非常满意和非常得意的，她估计这一身的打扮至少使自己年轻了五到十岁。就在徐红梅对于试穿越来越大胆的时候，她在一家用揉皱的牛皮纸装饰墙壁的服装店里受到了挫折。徐红梅想试穿一件全棉的短装T 恤衫，售货小姐劝阻了她。小姐说：“这种衣服是露脐的，是年轻女孩子穿的，不适合您。”

徐红梅说：“我还没有穿，你怎么就下结论呢？你以为我很老吗？”

小姐指了指一件比较宽松的T 恤，说：“对不起，您当然不老。不过您如果试试这一件也许更漂亮。”

徐红梅说：“什么叫露脐？”

小姐有一点吃惊，接着就流露出一些冷淡来，勉强回答说：“就是露出了肚脐眼。”

徐红梅失声惊呼：“为什么要露出肚脐眼？”

小姐已经不屑于认真理会，只说：“时尚呗。请问您到底想买哪一件衣服？”

徐红梅说：“如今露出肚脐眼成了时尚？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是比较传统的人，当然不会买一件连肚脐眼都遮盖不住的衣服，哪怕白送给我呢。”

小姐白了徐红梅一眼，走开了，就连推荐给徐红梅试穿的宽松T 恤也随手拎走了。徐红梅不服气，追了过去，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还没有试一下这种宽松的T 恤衫嘛，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服务态度？”

小姐克制地说：“那您先把价钱看好了，一百八十元。试穿合适您就得买下来。”

小姐态度的变化和强硬的口气使徐红梅非常生气，徐红梅说：“别人都可以试穿，我就不能了？不就是一件汗衫吗，故意说这么高的价格做什么？我试穿合适就得买？合适并不等于漂亮，我觉得不够漂亮就是可以不买！”

小姐一见徐红梅是一个有棱有角的人物，立刻改变了策略。她轻声细语地对徐红梅说：“我劝您别试穿了，这种比较贵的休闲装对您不合适。街上有的是削价的化纤连衣裙，比您身上的还要好看，二十元钱就一件，您穿上一定会很漂亮的。”售货小姐的脸上挂起了和蔼可亲的笑容，好像很真诚也很尊重她，徐红梅这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再说这么贵的汗衫，她又不是傻瓜，花这个冤枉钱做什么？徐红梅只好顺着小姐的话下了台阶，说：“好吧，我去看看别的商店。”但是出了这家专卖店，走在街上，徐红梅还是慢慢会意出了售货小姐对她的轻视和奚落。徐红梅的自尊心有一点受不了。她想回头去找她们算账，可是她又想：怎么个算法呢？她们都装得笑咪咪的。而且她们呆在有空调的店子里头，她却还要白白地多花力气，在太阳底下来回地跑。这么一算，徐红梅觉得自己划不来，便只好强咽下这口气。

因为一辆自行车链条发生了事故，闻国家和徐灵说起话来。或者说因为一辆自行车链条发生了事故，徐灵和闻国家说起话来。所以说，买了质量不好的东西也不见得就绝对是坏事。慢慢地闻国家和徐灵就处成了正常的邻居关系。徐灵坐在发廊门口，看见闻国家骑自行车过来，就朝他春风满面地点一个头，闻国家也朝徐灵点一个头；后来就打招呼：回来了？回来了。上班了？上班了。再后来，发廊门口聚了几个男人抽烟，闻国家路过，人家一招呼，闻国家也就随和地停了车，与大家站在一堆或者坐在一堆抽一支半支香烟。徐灵也经常在人堆里凑热闹，撒烟大伙抽。慢慢地后来就有人打趣闻国家，说：这是徐灵请的香烟啊。

闻国家就说：“徐灵请的怎么样？你们都抽我就不能抽？”

人说：你抽了徐灵的香烟不怕你老婆抽你的大嘴巴子？

闻国家轻蔑地说：“说得这世界上好像一点王法都没有了。”

闻国家虽然这么说，但人们还是时不时在他背后冷不丁地叫一声：“你老婆来了！”

每逢这种时候，闻国家就有一点发恼，徐灵一见闻国家变脸就连忙出来打圆场，把话题巧妙地转移掉。再后来有一天于是就有了闻国家与徐灵的这么样的谈话。闻国家说：“徐灵哪，我不是一个傻瓜，我非常感谢你。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徐灵说：“真的？”

闻国家说：“真的。”

徐灵说：“如果是真的，感谢就不要光是停留在口头上。”

闻国家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

徐灵说：“我不要你为我做什么，我只希望你让我为你做什么。”

闻国家很聪明，说：“理发吗？”

徐灵说：“我就知道你不敢。”

闻国家说：“笑话。我的头发，长在我的身上，我想在哪里理发就在哪里理发。”

徐灵说：“快别说大话，快别说大话，我没有听见啊，我没有听见啊。”

闻国家说：“不需要你这么体谅我。我真的是想在哪里理发就在哪里理发。过去不来你的发廊只是因为我觉得不值得为了一个花哨的发廊而破坏自家的安定团结而已。”

徐灵说：“而已？现在我这里不是一个花哨的发廊了？”

闻国家说：“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嘛。”

徐灵说：“那你哪天就来理个发？”

闻国家说：“只要你不怕。”

徐灵说：“我怕什么？为人民服务，凭手艺挣钱，天经地义的事情。”

闻国家说：“好！没有想到你还一身豪气。”

徐灵掩嘴一笑，说：“哪天来吧。”

闻国家说：“哪天来。肯定了。”

徐红梅迷上了逛街。现在的逛街与过去不一样，现在逛街有很多新的学问，可以拥有教训和经验，可以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徐红梅还是逛的江汉路。这一次徐红梅看见装修得比较现代，里面清一色年轻姑娘的商店就不再进去了。徐红梅专门逛大型百货商店，逛大门敞开，中年妇女在门口使劲往里吆喝顾客的商店。但徐红梅不太敢试穿衣服了。在这种商店里，只要你胆敢试穿什么服装，保证你就脱不下来。人家几个售货员围着你，百般地赔笑脸，百般地奉承，百般地讨好；素净的花色说你穿上像大学教授，鲜艳的花色说你穿上活像搞文艺的，价格也看你的眼色使劲地往下降，从一百五十可以降到八十，弄得你不买简直就显得你太不通人情。徐红梅就是这样在售货员的盛情包围之下，被迫地买了一件八十元钱的连衣裙。可不幸的是，在另外一个商店里，与徐红梅一模一样的连衣裙开价就只有八十。徐红梅问了价就要走，店主在她身后叫道“六十！五十！好了，我给你一个跳楼价，三十！”徐红梅难过得眼泪直往外涌。她想她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才一百五十元钱，却拿至少五十元钱买了一堆无用的恭维话。她怎么这么傻呢？徐红梅跑到她买衣服的商店去上厕所，她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劝慰了自己好久。她对自己说：算了算了，就算是拿钱买教训吧，就算是交学费吧，以前她不知道而现在她总算知道了恭维话都是很值钱的，她肯定不会再上当了。徐红梅为了让这家赚了钱钱的商店破一点财，她在厕所里一再地拉水箱，最后她觉得一吨水也只要几毛钱，她干脆就把水箱的装置给扯坏了。

后来徐红梅逛累了，口也渴了。她看见人们都到街边的一台饮料机那儿要饮料。徐红梅也过去指了指雪碧。一个穿白色工作服、戴白色厨师帽的小姐正要给她用纸杯去接饮料，徐红梅连忙叫起来：“哎哎，我不要了。”因为徐红梅一眼发现有个顾客给了小姐两元钱，小姐并没有找零。这就是说一杯饮料要两块钱，徐红梅认为

太贵了。小姐拿着杯子怔了一下，不高兴地说：“有病啊？自己要不要喝水都闹不清楚！”

7

徐红梅这一下子总算逮住了真理：顾客是上帝，而她们居然公开辱骂上帝。这段时间里里外外受的气飞快地聚集到了一起，徐红梅几乎是喜形于色的。她挺直了头颅，理直气壮地大声说：“你是说我有病吗？大家都听着，这位小姐开口就辱骂顾客，说我有病。我要你们领导出来！把一杯饮料卖这么高的价格，还骂人，我得问问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小姐说：“大家瞧瞧她这德行，是不是有病？饮料又不是我定的价，物价部门定的，全市都一样。再说两块钱一杯冰冻饮料，贵什么贵？喂，哪里好玩你哪里玩吧，我们领导不在店里。”

徐红梅的声音更大了。她向大街上的行人叫道：“大家看看，大家看看。她还在辱骂顾客。”

柜长闻声出来了。这是一个时髦的年轻妇女。她一见情形就推了售货小姐一把，严厉他说：“去去，给我进去写检查。你辱骂顾客，这个月工资奖金全没有了。”小姐横了徐红梅一眼，跑进了商店深处。柜长脸上堆起了笑容，向徐红梅再三地道歉。徐红梅几次积淤的火气还没有得到顺畅的发泄，对象就不见了，徐红梅又没有理由对正在道歉的柜长发火，她心里堵得难受，气呼呼不知怎么办才好。围上来准备看热闹的人散了，柜长也去忙碌她的生意了，徐红梅这才想好了她要说的话。徐红梅突然郑重地说：“柜长，我接受你的道歉。”

柜长意外地发现徐红梅还站在一旁，赶紧对她点了一下头，说：“好了。事情过去了。”

徐红梅说：“我认为事情并没有过去，柜长。我不管什么物价部门不物价部门，饮料的确是太贵了，这个意见我还是要对你们提一提的。我们国家现在并不富裕，山区的孩子上学都很困难，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并没有达到小康。这种昂贵的饮料完全可以去大饭店和大宾馆卖，在这种大众来往的地方，你们最好卖一些凉茶菊花茶什么的，毛把两毛钱一杯，又清凉又解渴。柜长你认为呢？”

柜长不停地为顾客倒着饮料，只是用眼角瞥了瞥徐红梅，半天才说：“我一定把您的意见向经理转达。”

徐红梅说：“那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们的行动呢？”

柜长说：“对不起，这就不是我的职责范围了。”

徐红梅还是不依不饶：“那我的意见不就白提了？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作为人民的一员，有理由得到对我意见的答复对不对？”

柜长又瞥了徐红梅一眼，说：“对极了！您随时可以打我们商店的举报电话。”

徐红梅已经觉察到了这个柜长是在应付自己，她甚至可以断定柜长对小姐采取的是假批评真庇护的地方保护主义策略。现在怎么是这样的呢！徐红梅不想放过她们。徐红梅铿锵地念着这家商店的电话号码，径直走到了街边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忽然，徐红梅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谁来付电话费？徐红梅放下电话又回去问柜长。她得到的回答是谁打电话谁付电话费。徐红梅说：“你以为几个钱的电话费可以阻拦我举报你们吗？”

徐红梅斗志昂扬地再一次来到电话亭，她拿着电话磁卡，端详了片刻，想法还是变了。

她想既然这个商店的柜长都是这个样子，谁敢担保他们的其他部门呢？现在到

处都是这种状况，靠她徐红梅，打一个电话能够起什么作用？白花自己的钱罢了。

最后徐红梅愤愤地把电话磁卡往台子上一拍，走了。

8

这一天，闻国家的头发长得应该理发了他就来到徐灵的发廊理了一个发。徐灵的手艺的确非常好。闻国家非常舒服，对发型和优惠的价格也非常满意。理完发，闻国家对徐灵说：“怎么样，天并没有塌下来是不是？”徐灵说：“塌下来了也没有关系。”闻国家决定从今以后就在徐灵的发廊理发。

9

徐红梅一进家门就看见闻国家居然在家里悠闲自在地喝茶，头上顶着刚刚出炉的发型，油光水滑，十分夺目。徐红梅的怒火顿时燃烧了整个胸膛。徐红梅喝道：“闻国家！

你居然还可以这么悠闲地喝茶？”徐红梅说完，上来一把夺过闻国家的茶杯，跑到大门外边，冲着徐灵的发廊，把茶杯扔到了大街上。玻璃杯在马路中间突然地爆炸，声音很意外又很响，把坐在发廊门口的徐灵吓了一跳。徐红梅的眼梢子瞥见了，心里暗暗得意。闻国家却不依了，横眉竖眼，狠狠地吼道：“你摔我的茶杯做什么？你疯了！”

徐红梅一副拿了闻国家把柄的模样，说：“我们到底谁疯了，你摸着后脑勺好好想想。是啊是啊，我为什么要摔你的茶杯呢？”

闻国家说：“什么意思？”

徐红梅说：“什么意思你知道。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

闻国家说：“我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你尽管敲门好了。可你凭什么摔我的茶杯？”

徐红梅说：“摔茶杯还是轻的，发生了这么恶心的事情，我摔什么都不过分！”

闻国家说：“到底是他妈的什么事？”

徐红梅：“你少给老娘装傻。什么事情你知道，谁做的事情谁坦白，我说不出口。”

闻国家说：“你他妈的搞邪完了！徐红梅，你还以为我真的怕你是不是？不是！我是懒得与你纠缠。现在我数三下，你要是再不说，我他妈的就点火烧房子了。”

闻国家说着“啪”，地打着了打火机，擎一苗火焰在手里，口里数道：“一、二、三——”

徐红梅惊愕万分地瞪着闻国家。眼看闻国家将打火机凑近了桌子上的报纸，这才打了一个冷噤，急急忙忙地说：“你和那个徐想姑好了。”

闻国家关了打火机。冷笑地说：“放屁！”

徐红梅说：“你才是放屁。你不想想你的儿子都人高马大了，还在外头搞什么搞？

而且搞的还是一个乡巴佬。丢不丢脸？”

闻国家说：“我希望你积一点口德，徐红梅！我没有在外面搞什么不正当的事情。”

“看看，”徐红梅叫道，“还不承认！”

闻国家拍桌子说：“你让我承认什么？”

徐红梅说：“到镜子里照照自己吧！”

闻国家说：“哦，不就是理了一个发吗？”

徐红梅说：“就是！你明白像我们这种人是绝对不应该去那‘鸡’窝的，这是原则。”

闻国家说：“徐红梅，我告诉你：首先徐灵的发廊不是‘鸡’窝，其次我的原则是哪里理发方便，哪里价廉物美我就上哪里理发，你管不着。”

徐红梅吐了一口唾沫，说：“呸，什么徐灵？徐想姑。”

闻国家说：“我只知道大家都叫她徐灵。”

徐红梅斩钉截铁地说：“徐想姑！徐想姑剃头铺。”

闻国家说：“毛病！人家没有招你没有惹你，这么刻薄要不得。”

徐红梅嚷嚷起来：“好哇，公开维护起她来了。她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乡下的X，一个卖X的，开着卖淫嫖娼违法乱纪的一个‘鸡’店。你们男人去理什么发？表面上是去理发，实际上不是去嫖是去干什么？你当我是傻瓜？以为我是瞎子？就算我是瞎子，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这一条街上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闻国家对徐红梅的最后反击只是一句话：“精神错乱！”

徐红梅说：“好！这是你逼我。”徐红梅说着跑到厨房拎出了切菜的砧板和刀，说：“我要坐在大街上去骂那些臭不要脸的，卖X的女人，看她还敢不敢勾引别人

的丈夫去理发。”

闻国家轻而易举地扭住了徐红梅，夺过砧板和菜刀，一把抓过徐红梅的一件毛线活，放在砧板上，一刀剁了下去。徐红梅惨叫道：“那是很贵的全毛i线！那是给你织的毛衣！”

闻国家并不理会徐红梅，凶狠地一刀一刀地将i线活剁了个零碎。徐红梅想扑过去抢救，但她不敢。徐红梅呜呜地哭了起来。之后，闻国家拿着菜刀对徐红梅说：“你要再这样无事生非，我就干脆剁了你。以后我去徐灵发廊理发或者去别的发廊理发都不关你的屁事。”

徐红梅小声争辩说：“徐想姑！”

闻国家扔掉菜刀，又去找来一只茶杯，不慌不忙地给自己泡了一杯茶，坐在老地方喝着。徐红梅扯出一只旅行包，打开抽屉往里头放自己日常的衣物，装出一副要离家出走的样子。其实徐红梅没有地方可去，所以她收拾得很慢，等待闻国家来劝解。可是最后闻国家说：“怎么还没有收拾好呢？”

徐红梅说：“你盼我走吗？我还不走了！我要给我儿子做饭。不是为了我儿子，你死在这屋子里我都不会进来看一眼。”

闻国家说：“我也是，咱们彼此彼此。”

这一场战斗显然是徐红梅失败了。她忍气吞声去做了饭，闻国家吃得很香很多。徐红梅赌气也吃得很多。

事后孙淑影批评徐红梅太不讲究策略，把事情弄糟了。徐红梅则认为事情能够糟到哪里去呢？反正她也摔了他的茶杯，朝他叫嚷了哭闹了，心里的火气也发泄出去了。夫妻吵架，事情能够糟到哪里去？难道闻国家还真的看得上徐想姑不成？她

到底是一个乡下女人嘛。徐红梅还是比较自信的。

10

徐灵坐在发廊的门口。这次她做的是一头乌油油的麻花辫，两腮垂挂着长长的发丝，一缕缕像松了劲的弹簧，软软地晃动。

闻国家过来的时候，徐灵朝他很特别地一笑。闻国家懂得徐灵的意思，也回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笑。徐灵说：“敢不敢坐一下嘛。”

闻国家说：“笑话！”

徐灵起身让出自己的椅子，然后又去店子里搬出了另一只椅子。这是一只破旧的椅子，比起徐灵的白色沙滩椅明显要差许多，徐灵说：“老闻你坐我的，我坐这一只。”

徐灵又到店子里端出了一杯茶，是一只崭新的不锈钢保温杯，是社会上风行一时的双重保温不会漏水的那一种，价格很贵。徐灵把这杯茶递给闻国家，说：“喝过茶了以后就把杯子放进你的包包里，这只杯子给你用比较合适。从中央到地方，人人都是不锈钢。

这就是那种中央领导和各级领导喜欢的杯子。是男人用的杯子。也是摔不破的杯子。你的茶杯因为我而被摔破，我应该赔你一个更好的。”

闻国家有一点窘，说：“用得着你赔吗？和你又没有什么关系。”

徐灵说：“没有关系？她把茶杯冲我这边摔那么响，谁都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不怕的，我怕我就不出来做生意了。我堂堂正正地给顾客理发，靠自己的手艺赚钱，我觉得很光荣。我倒是怕你丢了面子，怕你不敢再来理发。”

闻国家说：“笑话！我会怕她？”

徐灵说：“你怕不怕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城市就是这一点不好，男人竟是老婆的下饭菜。我在城市呆了这么多年，始终搞不懂这一点。我还是习惯女人听男人的。”

闻国家说：“你这个习惯好。”

说完两人突然都不吭声了。半晌，两人互相看了一眼，又都赶紧去望马路。马路上人很多，形形色色，来来往往，许多小生意在路边吆喝。闻国家站了起来，要去上班，拍了拍徐灵送的不锈钢杯子，怀着内疚，认真地说：“徐灵，真的是非常对不起。但我是教训了她的。”

徐灵也认真了，红了眼圈，扭过头去，说：“谢谢你替我主持公道。”

闻国家说：“我走了。”

徐灵说：“一定再来。”

闻国家说：“那当然了。”

11

长堤街的徐红梅并没有因为种种的里里外外的挫折而颓废。几天过去，她又精神抖擞地上街了。

徐红梅这个人具有一种过人的自我调节功能。无论她何等生气，只要找到合适的倾诉对象，痛快淋漓地诉说一番，极尽挖苦刻薄之能事，她的气就消解了，就可

以向前看了。对于徐红梅来说，最合适的倾诉对象就是她的女邻居孙淑影。虽说她们在打麻将的问题上有过那么一点不愉快，但是在徐红梅需要某人的时候，她很会装糊涂和低声下气。

徐红梅可以装得完全忘记了龌龊的模样，叫唤亲人一样叫唤孙淑影的名字。在必要的时候，徐红梅甚至不惜巴结她的孙淑影，或者以贬低自己为代价来恭维孙淑影，比如说什么：“我胖得像猪，你怎么保持得这么苗条呢？”之类的话。其实徐红梅并没有那么肥胖，而她的孙淑影也根本谈不上苗条，不过是干瘦如骷髅罢了。但是，徐红梅的这一叁手腕对于孙淑影的确奏效。她们俩关系好得俨然亲姐妹。但凡徐红梅受了委屈回来，必定就要去找她的孙淑影。然后孙淑影必定瞪大眼睛听着徐红梅絮絮叨叨地大肆诉说，之后劝慰徐红梅说：“你怎么能够与她们一般见识，现在大街上的这些女人都是婊子。”

徐红梅一听就笑了。她们俩在一块嘀嘀咕咕他说着许多非常恶毒的话，在这样一些话语中她们感觉到唯有她们自己最正派最高尚最真理，然后徐红梅就恢复了常态，就又准备上街了。

这一次，徐红梅在大智路等候公共汽车。一个约摸三十出头的妇女轻轻碰了徐红梅一下，腼腆地说：“大姐，不好意思，打搅你了。你的身材和我姐姐的简直一模一样，我想给我姐姐买一套衣服料子，不知道扯多少布料合适，想请大姐帮一个忙好不好？”

徐红梅暗暗叹道：看看人家都有多么好的妹妹啊！徐红梅对这个礼貌而又腼腆的妹妹陡然生出无限的好感来。反正她又无事，做一点好事她还是很乐意的。她说：“好啊，要我怎样帮你的忙呢？”

妇女要徐红梅跟着她到布店里去，让人量一量尺寸。徐红梅豪爽地说：“行啊。”

说着，妇女把徐红梅带到了大智路里面，一家租住在民居里面的布料店。一间

房里到处都堆满了布匹。一对自称厂家的男女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男人拿了皮尺，在徐红梅身上量来量去。徐红梅只是听人说过在广东的某些地方兴在私人家里做生意，卖布料卖家用电器什么的，亲眼得见，这在徐红梅还是第一次。但是徐红梅不想显得无知。她说：“啊，你们这个样子和广东一样嘛。”人家热情地说：“是啊，就是学的广东啊。厂家直接销售，没有门面又不交税，比商场便宜多了，买卖双方都合算。”人家殷勤地为徐红梅介绍道：这种加厚毛麻涤纶在大商场每米八十块钱，在小商场每米七十块钱，在我们这里每米四十五块钱。这种涤棉我们每米只卖十二块钱，外面至少三十块钱等等。听起来这里的布料都很便宜。妇女为她姐姐裁了一套毛麻涤纶的西服料子，加上配好的口袋，衬里，垫肩，总共才要两百元钱多一点。并且妇女手里还有纺织系统的优惠券，厂家又给她打了个七折。妇女非常高兴，告诉徐红梅说她跑了几天了，各大商场都去了，做这种含毛的进口料子，最少也得二百七八十才搞得定。徐红梅在一边都看傻了，她懊丧地想：好运气怎么都是别人的呢？

徐红梅的懊丧表情没有逃过大家的眼睛。妇女立刻大方地说：“大姐，我看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好，二话没有就替我帮忙，如今好人太少了。这样，今天我要给大姐一点回报，我这套西服料子就让给大姐。回头我到局里再找同事要一点优惠券，再来买就是了。”

厂家男女感动了，说：“难得遇上这么好的一些人，既然这位女士把布料让给了这位大姐，那我们也要再让一点，把八块钱的零头抹掉。”

徐红梅心里涌起一阵又一阵的热潮，以至于她掏钱买布料的时候都很有一些难为情了，她觉得自己占了太多的便宜。

结果徐红梅的女邻居孙淑影把布料一看，大吃一惊，断定徐红梅被人做了笼子。因为孙淑影日前刚刚为丈夫做了一条同样布料的裤子。布料是在一家大商场买的，处理价每米八块钱。徐红梅一听急白了脸，死活要孙淑影陪她到商场去看看。她们一去，果然是相同质量的布料。徐红梅把经过一讲，商场的职工老练地说：“咳，

现在街上这么做笼子骗人的多的是。”徐红梅当场就哭了起来。

12

徐灵不见了。徐灵在一般她应该在的时间里没有出现在发廊的门口。门口是徐灵的一个徒弟，在那儿蹲着择菜。闻国家停下自行车问：“你们老板呢？”

徐灵的徒弟说：“在她房间里哭。”

闻国家说：“为什么哭？”

徐灵的徒弟说：“孙淑影来过了，理了发，不给钱，还替徐红梅教训了我们老板一通。”

闻国家听了徐灵徒弟的话，气愤起来。他站在路边想了想，觉得应该去看望一下徐灵，安慰安慰她。徐红梅这么寻衅生事，挑唆孙淑影，实在叫闻国家难堪。闻国家骑上自行车，到另外一条街上买了几枝鲜花，藏在公文包里，进了发廊，上了楼，敲了徐灵的房门才把鲜花拿出来。

徐灵正哭得泪人似的，一见闻国家举着鲜花进来，顿时就噙着泪花笑了。她从闻国家手里接过鲜花，手在激动地颤抖。

13

徐红梅站在路边继续抹眼泪，死活又要去卖主那儿讨个公道。孙淑影考虑得比徐红梅周全一些。她说：“首先你没有证据证明人家做笼子，其次又不是人家从你口袋里抢的钱，是你自己自愿买的，其三现在是市场经济，进货渠道不一样，同一件东西的价格是有差别的，其四人家还可以赖账说你没有买过他们的布料，因为你没有发票，其五我们两个女人，人家是私宅，人家把门一关，谋害了我们谁也不会

知道。你说呢？”

徐红梅自然不再坚持去了。可是徐红梅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她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就这样在最繁华的市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全部骗走了；并且她受了骗还在感恩戴德，这就严重地侮辱了她的人格。

孙淑影的看法不太一样。孙淑影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她说：“你只看见你自己倒霉了，怎么不想想有人因此就发财了呢？说不定什么时候，你遇上了一个好机遇，是别人倒霉你发财呢？现在就是机遇多。”

徐红梅说：“真的吗？”

孙淑影说：“自然的。现在遍地是黄金，就看你会不会抓住机会去捡。”

孙淑影的话又给徐红梅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报纸上也都是像孙淑影这么在说话——徐红梅又开始频频上街并且终于有一天撞见了机遇。

这么一天，就在徐红梅踟躅街边的时候，她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那位同志，你的什么东西掉了。”

徐红梅转过身来，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同志捡了一只长方形的纸包，纸包用橡皮筋扎着。现在的徐红梅对陌生人有了警惕性了，她没有开口接话，而是首先认真地打量男同志。男同志见徐红梅这般模样，赶紧把自己通身看了一周，问道：“怎么啦？哦，你认识我吗？我们是不是在市委的信访办公室见过？对不起，我们接待的人员太多，我不太记得，你是——”男同志说到这里，徐红梅已经消除了警戒。男同志无意中透露出来的信访干部的身份与他的打扮和风度非常吻合。其实徐红梅早就一眼看出男同志是一个干部。徐红梅微笑了，对男同志说：“我不认识你。请不要介意我刚才的态度。实在是现在的社会太复杂了，我简直不敢随便与陌生人搭腔，生怕遇上骗子。”

男同志也笑了，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现在的社会的确是有一点乱。不过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必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倒认为好人还是有的，而且好人还是绝大多数。比如我捡了东西想送还失主，骗人从何谈起呢？”

徐红梅顿时被男同志的理论说服了。她不太好意思他说：“你们干部的觉悟就是要高一些！”男同志夸奖徐红梅说：“你这个同志觉悟不低嘛，很有社会经验嘛。”两人说着话，徐红梅蹲到地上，将自己包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件一件认真地拔拉了一番，最后没有发现丢失什么东西。男同志手里的纸包显然是别人丢失的。

男同志掂了掂手里的纸包，说：“怎么办呢？失主在哪里呢？我还有急事。”不远处的街边蹲着几个木匠泥瓦匠，男同志朝他们挥了挥手，男同志告诉徐红梅，他们家在装修，他是来请工匠的，家里还急等着他把工匠带回去呢。男同志啧啧连声，左顾右盼地指望失主出现，看样子他急坏了。徐红梅见此情形深感内疚，她想自己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也曾当过兼职的干部，受党教育多年，为什么不能够主动承担在这里等待失主的义务呢？徐红梅向男同志表示了自己的意愿。男同志喜出望外，连感谢徐红梅。不过还是男同志有经验，临走之前他建议他们共同把纸包打开看看，看里面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男同志说：“一人为私，两人为公。要不然到时候万一失主说是黄金是现钱，反倒让你赔他呢？我们最好把问题想复杂一些为好。你说呢？”

徐红梅说：“对对！对对！”徐红梅出了一后背的细汗。人家到底是正规的干部，多么有经验。要不然真的有事，她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于是，男同志与徐红梅凑近在一堆，打开了那个纸包，里面居然是两大扎从银行取出的百元钞票和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划着极不工整的大字：老虎，今还赌债两万五千元整，开张收据给虾子。男同志赶紧合上了纸包，与徐红梅四目相对，两人都被这意外的情况弄得心情很动乱。徐红梅都听见了自己的咚咚的心跳，她有生以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男同志小声说：“我们赶快到一边再商量。”

根本来不及多想，徐红梅就紧跟着男同志跑到了背街的楼房后面。男同志首先提出这是一笔不义之财，不能交给失主。徐红梅同意男同志的意见。交给派出所吗？派出所还不是要交还给失主，也许要罚他们一点款吧？派出所会不会没收成为他们自己所里的福利呢？男同志说：“就现在社会情况来看，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徐红梅和男同志面对纸包，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矛盾心态。徐红梅辛辛苦苦做了二十多年的工，总共都没有挣到这么多钱，机关干部也是比较清贫的，而这些化名为老虎虾子的社会渣滓，却成千上万地赌钱。这些人民币根本就不该落到他们手里。终于，赌债和老虎虾子这种乱七八糟的化名使他们摆脱了矛盾。男同志说：“应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上帝在暗中照顾我们这些正直而又清贫的人。我们二分之一好不好？”

机会来了！徐红梅这么感觉。徐红梅的脸迅速地红了起来，她红头涨脑地点了头。

男同志把纸包交给了徐红梅，说：“我得先把那些工匠带回家，再到这里与你会合，然后我们去公园找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处理这事。并且我认为这件事情纯粹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千万不要对第三个人讲。我们处理完了这件事情之后各人走各人的，既不要互通姓名，也不要再来往，你认为呢？”

徐红梅悄声说：“好的。”

男同志已经骑上自行车要走，突然又停了下来，转身问徐红梅：“对不起，丑话还是说在面上的好，我把钱都交给你了，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独吞呢？”

徐红梅说：“本来就是你捡的，你这么好心给我一半，我怎么能做这种昧良心的事情？”

男同志说：“如果我建议先让我拿走，你同意吗？”

徐红梅不假思索地说：“那又何必呢？”

男同志说：“那么你就应该将心比心了。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已经比较了解对方。

但是按规矩我们还是要有一点互相的制约。”

徐红梅抱着纸包，问男同志怎么个制约法？男同志想了想，说：“事不宜迟，也没有多的时间和多的办法可想。你的首饰是黄金的吗？”

徐红梅说：“当然。我们再穷也不兴戴假首饰的，我们又不是乡下人。”

男同志说：“你的项链、耳环、戒指、手镯和手表加起来总共是多少钱？”

徐红梅一件一件地算了一下，大约是两千来块钱。男同志开玩笑说：“才这么一点钱。你丈夫也大小气了。再过一个小时，你就是一个万元户了，可以买一点贵重的首饰戴戴。另外我建议你买一瓶洗指甲油的水，把脚趾甲上面的斑斑驳驳的油全部清洗掉了再涂漂亮的指甲油，我看我老婆就是这么做的。”

徐红梅又一次地脸红了，这一次的脸红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这个男同志什么都懂。

居然是他告诉了她怎么去掉指甲油，这简直是太离奇了。徐红梅吃吃地傻笑着，连忙取下自己所有的首饰。首饰的价值与纸包里的款额差距太大使徐红梅只有用语言来增加自己品德的分量。她对男同志说：“首饰只值这么点钱我真是很抱歉，但请你务必相信我，我一定会等你来的。我们不见不散。”

男同志说：“我也很抱歉，其实我要你的首饰没有什么用处。等我回来就还给

你。

我最多半个小时就回来。“天哪，这简直像是在约会了。徐红梅的脸又隐隐地红了起来。

他们两个还互相悄悄地挥了挥手。

14

这一天的事情发生在下午三点半钟。男同志走了之后，徐红梅背靠着楼房的墙角坐了下来，尽管她面前有垃圾，有老鼠探头探脑，有化粪池里溢出来的污水，她还是心情爽朗视面前的一切如诗如画。她望着被高楼切割成的条状蓝天，脑海里翻飞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奇的幻想。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徐红梅盘算着，她有了这笔钱，有了这么一些非凡的经历，她真的是可以写诗了。她今天回去，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钢笔！徐红梅下了坚定的决心。她这辈子说不定还会出现新的奇迹的。到时候孙淑影一定会羡慕得要死，而徐想姑将要气得半死，闻国家一定会对她刮目相看。闻国家肯定将不再会去什么徐灵发廊，一个乡巴佬女子有什么内涵呢？

当然，男同志再也没有出现。三个小时过后，黄昏悄然降临，下班的人们在纷纷地回家，许多自行车从徐红梅身边经过，给徐红梅带来的是每时每刻的绝望。经过了再三再四的推测与思考，最后徐红梅打开了纸包。她伤心欲绝地发现天上没有掉下馅饼，更不可能掉下男人毫无目的的温情。纸包里面的钱是假的，除了第一扎钱最上面的一张百元钞票。徐红梅狠狠地跺了几下脚，瘫软在他们徐家生活了上百年的城市大地上。徐红梅失声地痛哭了几声，她发现自己已经哭不出来了。没有泪了。唯有愤世嫉俗的情绪在深化着深化着，那情绪波浪般地推动直达诗的境界。不过徐红梅还是有理智的，她不会此时此刻在大街上写诗，那样别人会把她当作精神病的。再说她也没有随身带上钢笔，实际上她还没有找到她的钢笔。再说徐红梅从心底里升起了一丝对诗的怀疑，她怀疑现在的诗还能够像鲁迅先生的文章一样当作匕首和投枪使用吗？

写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修改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汉口

一鸣扫描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回目录